

林琴南先生新著

中中國陽秋

中華編譯社叢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1871B

序

畏廬說部滿天下。然於我國政治積弊未嘗言也。是編自讓清遜政以至復辟失敗。五六年間事。皆目擊身受。非耳食者流可比。不妄讀之。有所感焉。溯自鼎革以來。共和之效不現。意見之爭。紛歧舉五族之民而聚之鼎。鑊膏血。骨肉皆衰。衰者俎豆之食。下至隸卒。亦得以殘羹冷炙。膏其饑吻。我圓顧方趾之儔。曾奴僕之不逮。尙何主人翁之足言哉。畏廬身既不受爵官之榮。心何曾有利祿之念。一卷巾幘陽秋。藉美人之口吻。而月旦政客之得失。於六年來朝野隱病洞如觀火。庶若照妖之鏡。魑魅魍魎。無所逃形。雖不得謂爲經天緯地之奇書。然亦足以快天下之人心矣。畏廬嘗曰。幸不爲官。無所取罪。於民固知。民國之官吏。無一非梟獍變相也。然以

畏。廬。之。才。苟。能。折。節。取。媚。於。世。則。其。智。力。足。以。奪。總。長。督。辦。而。有。餘。而。乃。
不。此。之。務。徒。沾。沾。於。箸。述。以。娛。其。桑。榆。之。境。宜。乎。窮。老。不。達。不。爲。天。下。道。
也。雖。然。中。國。亦。幸。有。一。畏。廬。耳。不。然。人。且。以。爲。名。士。文。豪。皆。具。梟。獍。之。資。
其。志。不。過。欲。一。官。之。榮。萬。鍾。之。祿。耳。姑。試。下。一。轉。語。曰。爲。小。人。易。爲。君。子。
難。畏。廬。不。務。其。易。而。求。其。難。則。猶。愚。公。之。移。山。雖。終。其。身。亦。未。能。竟。其。志。
也。愚。哉。畏。廬。謂。之。不。合。時。宜。不。亦。宜。乎。畏。廬。聞。之。當。亦。莞。爾。曰。子。真。知。我。
者。也。

苦海餘生識

巾幘陽秋

冷紅生戲編

海
上
書
館

小引

世局棼如亂絲。議郎競於肘腋之地。則人人不平。藩鎮新有插血之盟。則人人惴恐。翁老而耳聾目昏。枯坐一榻。不敢問及外事。卽有進而語翁者。亦似解非解。七十之年。旣無力足以挽救世局。則聾瞶之疾。似天所賜者。得一日之清淨。卽爲一日之福。乃海上有苦海餘生。振奇人也。謂翁能爲小說索稿之書。至如急檄。翁太息不知所應。翁之弟子落落生者。多閱報章。通知時事。遂爲翁述一近人之事。逐夜必來。翁張其半翳之目力。隨筆書之。將其省會及姓名。皆隱焉。顧姓名可以矯託。而行省不能加以別名。

卽加別名人亦知之。故但書曰甲省乙省。俾讀者亦不知其誰指。則七十之老翁或不至開罪於偉人。至落落生所言屬實與否。識者或能辨之。翁不任咎也。

第一章

辛亥之冬。南北媾和。金陵以使者八輩。至都下新政府。除館於某胡同。款使者。然金陵政府之意。必延恨程南下。謂龍虎江山之勝。可以定都。然燕都爲遼金元明及清輦轂所在。又舉軍挽留。恨程萬無南下之勢。時南使多英拔魁偉之士。具儀秦之舌。倒卷天河。向恨程而瀉。恨程知無可拒。聲響寂然。時爲正月十二日。歲在壬子也。都下謂和議定矣。洞眠之黨。人方爲提燈會。大闖於天津。以紙製烈士。帶血之頭。顱揭旗高唱。而過市。萬衆。

歡呼追逐。謂清室已矣。今正漢族伸眉之日。如是者三日。將於十二日入京。而前門燈火輝煌。都人方謀爲元夕之醉。二更向盡。斗聞礮聲。亂軍千餘人。把槍變服。自前門出。刦店舍。珠寶市及廊房胡同。肆人驚悸。忘魂閉關。不及而刃已及扉。搜索藏鑪。勿論珠玉。狐貉之皮。其重不能任者。則呼人力車載之。於是流丐御者咸享其餘瀝。雖兒鳥女。禪無免矣。而南使行館。方寂閉不開。騎士十數大呼於巷曰。是皆賊。調得卽斷頭瀝其血。閹者嚴關入告。諸使爭越後垣而出。有軀重不能跨越高墉者。墜而復登。然亂兵亦不之戕。防戕之適以沮和局。也是夜巡警伏匿殆盡。而羽林諸軍亦不出。幸無助亂之人。迨及遲明。車站汽笛鳴鳴。亂兵捆載行矣。衆心粗定。而十三日鐵門焚刦。十四日天津保定。以次兵變。方大掠時。全城鼎沸。幾

幾○驚○及○大○內○而○恨○程○聲○色○不○動○既○不○鎮○壓○亦○不○慰○撫○衆○服○其○雅○量○於○是○大○總○統○之○車○駕○罷○南○行○矣○

第二章

當此之時。甲胡同有乙省人。以先朝大吏之後。留京久。而兵變之先。京中達官之眷口一空。走如避胡。遠者南遷滬上。近者出徙析津。此官後人家。獨歸然不之避。主婦老嫗也。惟一愛女。年十九矣。秀眉絳頰。髮如雲。委肌豐而不顯。肉齒編貝而目銀河也。十二歲時。十七經都已成誦。嫗愛之如拱璧。是夕蒼頭忽入。言有大兵數輩。欵關求助。言未已。而亂軍三人。列械走入庭心。大呼少假旅費。一人已履堂階。燈光中見女貌如仙人。立呼其黨徑入廳事。調詆之聲立發。忽左廂中一鏢飛出。傍一健卒耳際。而過鏢。

觸。堂。柱。之。上。聲。震。震。然。此。卒。呼。曰。縱。鎗。聲。未。已。鏢。復。至。門。牙。雙。落。其。旁。一。
人。發。鎗。而。鏢。至。竟。中。其。腕。血。出。如。飛。矢。鎗。立。墜。於。地。髮。鬚。中。疾。出。一。人。以。
指。點。落。鎗。者。之。背。木。然。癱。立。不。能。動。落。齒。之。卒。去。來。人。至。近。則。以。鎗。跌。擊。
之。其。人。疾。轉。其。後。又。以。指。點。其。背。亦。癱。立。如。前。狀。三。人。中。尙。有。一。人。舉。鎗。
擊。來。者。彈。出。從。其。頂。上。過。其。人。立。前。騎。三。指。按。其。臂。臂。痛。如。斷。鎗。亦。立。墜。
遂。牽。三。人。至。門。外。各。拳。其。肩。三。人。恍。然。如。病。蘇。而。睡。醒。也。垂。首。而。去。其。人。
呼。蒼。頭。立。堵。其。扉。笑。曰。我。得。鎗。可。以。登。屋。擊。賊。矣。老。嫗。驚。定。呼。曰。阿。良。汝。
大。惡。作。劇。也。阿。良。者。嫗。之。兄。子。也。王。姓。名。醒。字。臞。仙。阿。良。其。乳。名。也。嫗。亦。
宦。後。夫。鄭。侍。郎。無。子。僅。一。女。名。素。素。侍。郎。物。故。嗣。其。族。子。應。元。爲。後。應。元。
爲。甲。黨。人。頗。習。法。政。顧。冒。利。無。行。檢。極。力。媚。黨。魁。將。傾。其。所。蓄。就。乙。省。中。

圖選舉爲議士。故未來。嬪家無三尺男。乃招阿良同居。而阿良無父母。自少得其表叔胡翁講授。王征南技擊之術。能飛鏢於百步外。取人發無不中。風貌魁偉。嗜讀書。能文。以孝廉入都。圖宦膺滄桑之變。乃灰心仕進。來依其姑耳。叛兵出後。夫人顏色稍定。曰。阿良。彼均徵兵。寧無帥。胡爲恣其暴掠於京畿。阿良曰。姑氏尙以爲兵叛耶。禁軍合模範團及消防隊。不下數萬。果袒臂一呼。則總統詎得安於位。今夜已午。而聲響漸寂。想叛軍必非多。其敢爲此者。夫有所授之者也。夫人曰。阿良誤矣。恨程爲名臣。家世忠純。一旦力傾清室。慕賀六渾。宇文黑獺之行爲。法當要結民心。奈何縱兵焚掠。阿良笑曰。姑乃夢夢武漢。一役清軍。已陷漢陽。去武昌一水。城中奔避。已盡海軍。一砲全城燼矣。矧清軍不難指顧。渡江而恨程嚴符切勒。

令與南軍聯和力請讓政足知其心矣夫人曰已讓政矣則三輔人民均其赤子何爲苦之阿良曰不如此則南人有詞必此次大掠則知坐鎮者之決不可行金陵就職之議將立罷矣素素曰共和之局固可用詐乎阿良曰帝制耳何名共和妹且拭目俟之

第三章

春日融煦新柳柔條已長而拂簷際鶯聲畫鳴於窗外女春困微蘇呼婢點茶阿良在外讀史記聲達於內素素潛步出聽則阿良方讀衛霍傳也女自窗外問曰阿兄乃不知史公與衛霍有宿仇耶何能悉心爲之作佳傳傳必非佳阿良曰惟其有仇乃愈見其佳史公爲李陵故而下蠶室又痛李將軍之死於衛青李敢之死於去病深仇次骨故醜詆衛霍之出身

然其功不可沒也。暢敍其功，則心滋弗懌，遽沒其功，則又非良史。但觀每敍衛霍之功，必加以天子曰三字。於是者凡八見。天子曰意蓋謂衛霍之功不必如量特天子以嬖倖之故，誇大其功耳。此微旨也。兄故喜誦其文，素素曰：兄讀書乃大有識，然吾尤有疑者。平準書中胡以連用十三矣。文調獨不複乎？阿良曰：不惟不複，且每用矣。字言外皆有餘思。但觀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徙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修矣。試問賣爵贖罪是何如事？造苑馬以廣用此猶可也。而宮室列觀以賣爵贖罪之錢增修用一矣。字沈吟慨歎，非爲朝廷惋惜耶？以下十二矣。字言外均有不滿之意。妹試味之，均足見其用意之所在。素微哂曰：如兄所言，則歐陽永叔之文多用

矣字作停頓者殆善學史者也良曰學史記者豈但永叔卽柳州東坡亦時時竊效其用字特人未之留意耳始皇本紀而李斯用事五字爲亡秦之大關鍵然而字之上必有許多盤旋瞻顧之筆然後將而字折下始大有勁力柳州之捕蛇者說而吾以捕蛇獨存試問所以能獨存者對以上遷徙死亡言也有上之遷徙死亡而獨存始覺其可幸又以捕蛇存則是萬不幸中之幸而字之力量如何也東坡喜雨亭記而吾亭適成試問構亭與得雨何涉必用以上無數之人因雨而喜喜氣無可發洩亦無可留爲紀念而吾亭適成於此時則此而字折入誠有千鈞之力是皆脫胎本紀中而李斯用事五字來也素喜曰阿良誠得未曾有未知漢書中亦有此等經營乎良曰無之班孟堅猶富貴世家才俊子弟衣食衣服御皆鮮華

高貴寒儉者皆望而莫及故兄讀漢書但賞其古穆不能如史公之變化不可捉捫也素曰妹讀漢書蓄疑者二事其一爲叔孫通書以通爲奉常遂定儀法王應麟謂叔孫通禮儀藝文志不載其散見於各書者兄能少舉之否良曰通定朝儀及宗廟儀法具載本傳史記禮書曰叔孫通頗有增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僚佐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爲得其實賈公彥周禮疏乃謂通作漢禮器節度取法於周良無所據通所撰禮制後世實罕見惟隨書沈文阿云叔孫定禮尤失前憲奠贊不珪致享無帛王公同璧鴻臚奏賀若此數事未聞於古又孔穎達禮記疏曰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制禮以爲天子無親迎其散見各書者僅此而已他則不能知矣今日問妹以所問之第二事素曰武帝紀出酒泉與右賢王

戰於天山。師古謂卽祁連山。若云祁連則在甘州之張掖屬內地。何必出酒泉。此說殊甚疑之。良曰。師古說非也。此天山卽白山括地志云。卽折羅漫山在伊州伊吾縣遠在西北。非前此霍去病所奪之祁連山在內地者也。良素方酣論史漢而侍婢忽奔至言公子應元至矣。

第四章

應元年四十二頗通書札。以諸生入東洋法政速成科歸時省中方議選舉。而甲黨人則散布諸行省。當選者必出其黨中。且豫養村愚數十令其投票。其不能書。則教之以書。如作鄭應元三字。甲書鄭字。巨於其名。乙書元字。則巨於其姓。其下或一畫濃。或二畫淡。三字中點畫各分肥瘦。以投人。或十金。或二十金。弗等。至於一票之差。不列選。則此一票之值。竟昂至。

數百金矣。黠者則往往偵知村愚爲誰氏而投遂挾鑼多於其原數署名於紙並鑼授之而村愚轉不投其所豢養乃轉以投道半要截之人至於甲黨之人則武力多於金錢。讐挾手鎗列名令投票者署之且予之數鑼苟不署而署他人者則從旁加肘令不成書或震怖以死故怯者亦往往曲徇其請勉署黨人之名以去以此甲黨人遂占議士之員逾其半然間雜以椎埋之夫卽有優秀者力亦莫能制其獷此外乙黨丙黨稍平易言理然勢弱莫敵矣。議士垂至之期正陽門車站月臺之上高張白徽大書某黨人歡迎獨甲黨馬車轔轔苟逢議士無論其爲何黨則強迎至甲黨招待之所凡十餘處供張豐渥而他黨無資行館乃不如甲黨之敞寒郊瘦島之狀蕭然也。黨人旣大集而胭脂諸巷絃索之聲達曉矣。鄭應元

者亦甲黨之一。旣蒞孀家見素素而喜道寒暄甚摯猝見阿良乃不之識。夫人爲述其姓氏始稍稍爲禮應元蓋自命爲民國偉人其視前清之科第蔑如也是夕夫人置酒欵應元應元傲岸顧盼甚高良曰大兄此來大有造於國敢問總統將誰屬應元笑曰南北構和桑鍾山先生有天下而不與踵唐虞之盛軌恨程固可應選然亦當視吾輩之意嚮吾黨之人果不屬意者恨程亦正岌岌耳言已連舉數巨觥良視素而微哂素亦顰蹙意至弗懌明日投刺於門者踵接非日經天緯地之勳人卽旋乾轉坤之烈士司長科長其領職也如崩山僉事主事其俯拾也如草芥良見狀乃愈默嚴守一窗舍三餐未嘗一履闕外以應元所結納半皆當世偉人又雀之聲至於夜半或亦竟夕不歸留殢花叢則爲國宣勞至矣固宜其如

此也。一日應元他出廳事寂然良少立庭心而素亦珊珊而出謂良曰日來外間何作良曰似聞選舉總統之期近矣唯列強未之許也素曰恨程得乎良曰正未可知然以雄猜能武之人敵哮勃無檢之衆容可勝也吾度其將以武力得之不盡出於民意素曰吾輩其危乎良曰否前度兵變爲罷南行耳今議院處國中樞以五百騎圍之唾手可據勝着胡至擾及閩左素曰選期近時兄可向元兄索取入場券或覲異觀良大笑曰吾正恐有池魚之災也

第五章

一日謹言桑鍾山先生至矣黃先生則仍凝竚滬上未來蓋有謠諑之言云將不利於黃先生也是時沿道皆兵車站幾滿桑先生洋服執杖坐杏

黃車清瘦而疎鬚斜臥車茵觀者如堵牆旁有雄糾之士稱蕩將軍以手鎗加腰帶間急裝縛袴擁護先生長軀入西苑與臨時總統相見於懷仁堂。總統曰先生不惟雅量足以容天下卽其學問亦邁絕等倫。先生曰吾目中所見之英雄當以大總統爲第一可以久任十年中國承平當在是人。是日大置酒主客歡洽無間黃先生聞之慨然入京師矣。桑先生旣受王者供帳御杏黃車至交民巷晤列國使臣時惟古巴承認中國爲共和。次則美國餘尙觀望未之許也。總統遂以天下鐵道全權屬桑先生而黃先生亦別有所付託。桑先生抱經緯區宇之志將使天下之名山大川盡化爲鐵道偶有異同之論而右先生者則斥之爲叛逆。先生又倡民生主義卽俄人之所謂均財也。素素聞民生說乃不甚解。問阿良曰臞仙何謂

民生良曰似卽俄人虛無黨之所謂均財耳譬如家有十牛宜分九與其鄰並耕而食果鄰需牛以耕者或可言也若宰而食之更向多牛者索牛則供牛者將無已時是使窮民暢所欲爲而富民無完膚矣素曰臞仙此足言治乎良曰英雄高遠之見誰則知之已而桑黃兩先生南下列強漸次且承諾矣然憲法之議尙大闔於院中時時質問總統百廢均不能舉而公府之見與兩院漸深議員之稍通憲法者遂請於天壇除舍以署稿天壇者明清二姓祀天所也燔柴望祭之地天子親臨供昊天上帝神牌於圓殿之上古所謂圜邱者議員諸君遂撤去其牌列坐圓殿之上議憲法以定天下總統遣人參與其議議員大譁逐而去之謂森嚴之地臨時總統不能有權以使者屬其間也良聞之曰嗚呼中國之佛老外國之猶

太希臘羅馬亞利伯及歐西之基督教與天主教匪不祀天而中國之堯舜禹湯文武尤崇祀上帝今議貞之賢均吾所曾識者亦半半耳所爲乃過於堯舜禹湯文武及外國諸雄曠天而不之重禍將不遠矣而恨程尤憾之次骨顧乃不言而一時南來諸彥列於要津者咸辭職而去

第六章

南士旣辭職則聚於滬上策治安已而議用兵矣然國務卿尙乏人時更代之南中羣推孫樵夫入主揆席臨行樵夫演說語至和平樵夫者甲黨之翹楚也有學問明去取衆亦推爲魁率其策取徐進伸民權而培專制語旣簡約人亦沈毅中樞聞而惡之樵夫瀕行衆送之忽一汽車馳至樵夫遂中刺客彈深入腹刺客馳去然已不可救呼號三數日死已而得刺

客詞連政府。知主名所在。而爲之賄結刺客者爲馮氏樵夫死。而馮氏遁檢刺客囊中書其往來簡牘策秘密者歷歷然。於是南士大譁。總統聞之爲樵夫痛哭。雖議厚葬而南北益水火。乃嚴辭徵總統及國務卿對簿。時國務卿曹某已出鎮畿輔。一日不戒於飲食。毒入腑。焦飲皂莢三巨盃。莫救。伏地作獸行。竟日死。國務卿既死。大總統下令褒卹。禁人言中。毒事於是南軍揭竿爭起。蘇贛湘粵義旗林立。然北軍已夙備。以次削平。不二月而亂定。議院乃益譁。應元意亦忽忽如有所失。然尙以徵歌叉雀爲消遣。此時列强使者見東南半壁勢洶洶然。乃指顧之間聲消而燼滅。所謂赫赫之偉人。均竄匿海外。於前清爲叛黨。於民國新立。則爲元勳。今則又易元勳爲叛黨矣。使者爭讐恨程所爲。馳告其國王。允恨程爲共和國大總。

統而一時國務員咸收名下之士。稱爲第一流政府。乃議院中人知東南撓敗無成功。而甲黨尤以二次革命不成爲憾。隨事爲梗。百凡廢擋而總統已有成算。終默不言。於是朝野上下。議投票舉總統。而甲黨之有識者亦知大勢已渙。不能自遂其志。亦如議。遂決於某月某日投票。

第七章

是日議院合兩院之衆。可數百人。甲黨人雅不欲恨程應選。其意亦謂舍恨程殊無他人。顧欲示以議士之權力。故遏抑而摧挫之。已商定。投以不滿額之票。俾之焦悚。是日阿良從應元得旁聽券。羼入廂樓中。座人已滿。然皆暨暨有武容。良與一人接座。其人年三十許。結束如軍中裝。時時出菸捲之匣。匣落其人俯拾。忽自襟間墜手鎗於地。適落阿良足上。阿良大

駭拾還之。其人感荷曰。先生勿疑。今日兩廂中挈此者可二百餘人。不足駭也。良曰。想爲恨程來耳。笑應曰。然時議士已續續出席。且滿其聲囂囂。如錢江之潮。已聞秘書長宣告投票。議長亦徐徐演說。遂飭數議員分票而檢票。此時有徐孝士者。阿良舊識也。匆匆入內。然已無坐處。阿良讓之側坐。而同坐之武士不悅。曰。少須。且逃之。不暇。何必強蠱。此間徐失色。微語阿良曰。外間沿路及大門。均以兵守矣。吾且見牆頭蠕蠕。皆兵也。阿良曰。議員皆聰明。辨強弱之時勢。恨程必得。或不至於用武。已而檢票。投者不滿四分之三。有投梁作廬者。有投妓女金玉蘭者。甚有投忘八二字者。然議院之門。雪刃如林。勿論旁聽之員。及議士。無一人能出者。議長不得已。令再投。於是。有譁動之聲。有逃席入休息室者。及檢票。仍不滿數。時已。

漸漸黃昏。議仍未定。衆中似有一人抗言曰。今日不得總統。院中無一人能出此門者。而議員終日未食。方苦饑。顧嚴兵在門。飛走俱窮。黨人亦聚議。不如仍投恨程。再圖革命。阿良問同坐武士曰。此何人敢爲是壯語。武士曰。決非議員。殆吾輩中人耳。暮色漸起。院中已就沈黑。忽對廂有異聲。斗發光。射座間。警然如電。議員大亂。謂炸彈裂也。或伏案下。或哭。或大呼。曰。吾投袁恨程。未嘗有異議也。東傾西跌。奔走呼囂。案翻榻仰。彼此撞擊。衝冒如魚入網。綱收而魚躍。龜鼈雜見。蝦跳鯽湧。殊異觀也。既而大眾神定。始知東洋人以電機拍照。機動電警。衆乃以爲彈也。阿良捧腹而孝士面無人色。慍曰。生死呼吸。何笑爲。阿良曰。此吾所以笑也。吾初以爲議士極一時之選。咸爲當代英雄。然以今日之狀觀之。化雄飛爲雌。伏能屈能。

伸。或。仍。英。雄。本。色。耳。此。時。秩。序。少。定。遂。更。令。投。票。檢。票。恨。程。當。選。衆。鼓。掌。
稱。賀。時。已。八。旬。鐘。矣。衆。既。受。奇。駭。且。甚。饑。人。人。惶。怯。不。能。步。既。出。見。諸。軍。
尙。在。門。次。仍。舉。鎗。爲。禮。似。致。敬。議。員。之。能。舉。恨。程。也。應。元。旣。歸。阿。良。視。之。
則。藍。呢。新。製。之。衣。前。襟。中。裂。如。開。氣。袍。阿。良。曰。胡。以。至。此。應。元。曰。吾。方。在。
坐。不。知。諸。人。何。故。大。亂。有。一。人。舉。足。踐。吾。前。襟。而。過。吾。衣。受。踐。立。破。其。人。
似。吾。之。黨。魁。阿。良。曰。黨。魁。亦。憚。死。乎。應。元。曰。胡。能。不。怖。明。日。阿。良。遇。秘。書。
長。於。道。秘。書。長。曰。昨。日。全。院。幾。墨。阿。良。曰。吾。方。在。旁。聽。之。列。亦。爲。玉。石。之。
焚。矣。秘。書。長。曰。然。阿。良。曰。此。語。於。何。取。證。秘。書。長。曰。聞。府。中。言。總。統。謂。左。
右。曰。議。長。可。惜。惜。議。長。者。憐。其。才。耳。言。外。足。知。大。總。統。之。意。矣。

大總統既卽位。朝野歡聲雷動。咸曰。吾指顧見太平矣。諭佳日。聚各部總
次長及五族貴要之人宣誓。令帝制永不復生。長保共和。人民同享自由。
之福。設朝於太和殿。大總統御腰輿入殿。百僚陪位。而壓班者。則愛新覺
羅。溥聰也。此時阿良出遊市間。則五色之旗。飄於風日之間。氣象至佳。歸
時。應元已赴院入視。素方臨窗檢石經殘字。阿良偶取視之。則公羊殘
碑三行共十八字。又半字二。阿良曰。洪氏隸釋。石經公羊殘碑三百七十
五字。自隱公四年至成公元年。及哀公十四年之文。今但餘此。恐非洪氏
刻本。素曰。殊嗜古耳。但取其爲古物而已。至於嚴顏同異之說。初不之校。
耳。今日聞大總統卽位矣。天下其自此定乎。阿良笑曰。惡乎。定。各部固多
新人。而海陸二軍仍在舊人掌握。財政亦然。彼維新之家。意在除舊今兵。

權財。權均在元首。掌握兩院之意。尤怏怏不同。所謂責任內閣力行憲政。特權宜之詞耳。語次睨視素素。則仍低首翻石經。髮黑如漆。不粉而額潤。過於羊脂之玉。雙眉侵入鬢間。自鼻以下。不之見。然其狀已足傾城。良默然癡立。久不作聲。素舉首問曰。翁覃溪作漢石經殘字歌。又作南昌學宮摹刻漢石經殘字歌。其詞如何。阿良曰。此簡齋所謂誤把鈔書當作詩也。韓蘇石鼓之歌。狀其字之奇古。蓋自作歌以形容之。不必用石鼓之文。一加以考訂。蓋考訂之作。可以入文。不可以入詩。今覃溪爲黔黑臃腫之句。以文爲詩。使觀者沮喪。是骨董家侈陳其貨於肆間。不必要人人之賞識。且句法亦牽強難讀。是用以震眩枵腹之人。果能詩者。寧肯爲之耶。素笑曰。兄言實獲我心。因顧侍兒取新煨蓮子至。素挽袖金鉗琅然。自以銀

匙引入定窑之小盃。且滿令侍兒上王公子。又別出一盃。傾其餘瀋。阿良見素唇櫻微動。齒白如牛乳。因私歎謝安石於盛暑中食熱白粥而不汗。方之玉人其風度蓋過之也。此時夫人徐步近窗。良素均起迎。夫人曰阿良試告我邇來消息。或不惡乎。良笑曰東南已平。然畿輔之間決無警。素曰兄言其果定乎。良曰吾亦決之。造化耳。天下有兩猜之心。則決有一日之鬪。解衣抱火。烏能不爇。恨程非久爲人所掣者。邇來兩院中人。時時譁動政府。偶有舉措。必格之。不聽行苟附黨見。則鼓掌者雷動。若少右政府。不待其言之畢。必鼓噪以亂之。恨程容忍至於極地。恐將有不測之風雲。夫人太息久之。

第九章

一日阿良讀報紙見總統宣告天下書指數議員之紛亂尤以甲黨爲言請諸將軍決去取已而天下節鎮咸列名稱甲黨罪大惡極宜以嚴法繩之既得節鎮報章遂下令逐甲黨是夜應元醉歸偃臥二更向盡聞叩扉聲闔者啓關則巡士數十人革靴之聲橐橐滿庭呼曰宅中有鄭應元否阿良出問巡士何作巡士曰大總統令已解散國會議員之屬於甲黨者均令繳證幸無事敢抗撓不卽出者卽捉將官裏去阿良曰鄭議員固在此吾當取其證書還之官中遂入室揭帷而應元已不見四覓則得之床下惶怖無人色謂阿良曰奈何阿良曰來意非惡取黨證爾應元曰在書篋中亟取以付之吾酒經此一震都醒矣阿良笑不可仰如言得證書出授警官警官徐姓年四十許頗謙謹有度阿良延坐相勞苦問何以暮夜

至此警官曰。今日政府發令。以軍圍彰儀門。甲黨事務所得名冊。按名追證。以鄭議員在此。故冒昧擾及清夢。彼此道歉而別。警官既去。應元始出。曰。吾囊空不能歸。且奈何。初意以爲吾黨可成大事。推孫樵夫爲國務卿。諸部各以黨人爲之。以利餌北系。陸軍之心。使之解體。而嚮我。又以術籠絡。海軍俾得大權。全屬然後。以黨人分布諸省。文武之柄盡握吾手。則暢所欲爲。今樵夫不幸中刺客死。吾初以爲議員之薪五百可以長恃。爲飲博。及纏頭之費。不圖中道梗絕。如咄嗟間。奪吾巨產。升高而下跌。吾驚怖忘魂矣。計此間決不能久居。當南下就陳鶯慈謀瞰飯地。以圖捲土重來。阿良曰。黨人固失。而恨程亦未爲得共和之流弊。人人各含除專制之心。黨人是也。恨程之流弊。則陽共和而內專制。不能折服黨人。故南北冰炭。

永無相資而成之望。恨程長則黨人消恨，程消則黨人長。吾料今日恨程決不能滅黨人，而黨人曹伏亦決有伸眉之日。天下之亂未已也，定當與兄有相見之期。且姑待之。應元曰：吾弟聰明，胡不同入吾黨？陳鷺慈、忼爽好友，必能重視吾弟。良大笑曰：吾於仕進久已灰心，矧入黨耶？大凡立黨而精選黨人，黨必弗强。故甲黨兼收並蓄，上取聰明曠達之士，而下收狡險盈惡之徒。宗旨既定，而黨人往往自亂之。制不能制，至有動議一事，本可制勝而羽翼之者，乃不以理而以勢，肆口嫚罵，握拳抵几，以爲足以資助其鋒。乃不知適爲公論所不予以爲黨魁之累，甲黨之不理於人口，職是之故。吾聞之頭岑岑，兄乃欲引我趨入濁流耶？應元不懌，是夕倣裝南下矣。

第十章

議院解散之數日而馬車及人力車與東洋漆器西洋鐵床紛紜於驃馬市矣其值至賤至有人以百餘金得美澤之車與高駿之馬者其貧不能歸者或遺其妾且投狀於政府乞盤川政府許可點名而進議員俯首魚貫而入人得一月之薪俾歸鄉井此時高情盛氣如火鑪餘灰經水而消矣此時有書二卷流傳於各行省則極叙桑黃之行事頗近污穢而官中則助之宣布黨人益忿顧無如何也幸京師寧貼然水衡之錢用如流水矣阿良長日無事但讀書時與素素談詩阿良詩學貞曜參以宛陵外枯而中膏出語頗不輕易素素則清婉近吳蓮洋彼此談藝極沈酣而阿良之族兄仲仙方居濟南以書招鄭夫人母女及臞仙遊泰山夫人老健頗

嗜山水之遊。家有老嫗。則夫人之族戚也。夫人產多股票。及寄資之洋券。則悉藏交民巷之華比銀行。家具付之老嫗。而老蒼頭尤忠盡。遂屬以家事。挈一奴一嫗。慨然上道。火車直至泰安。遂不赴濟南訪仲仙。至時居小逆旅。泰安知事謝君與阿良爲社友。聞阿良至。則除舍迎迓。良以謝君無眷屬。遂力謝之。謝君坐談不去。良叩以東事。則云濟南省議會將伐泰山之松。並薪孔林之柏。得錢爲用。良大驚曰。省議士乃侵及聖陵乎。此其爲新學耶。新學發源於歐西。然雅露撒冷耶蘇之墓。十字軍以死爭之前後。死陵者可十餘萬衆。雖沙刺定爲亞刺伯雄主。與基督之教異趣。亦且保護耶蘇之墓。未敢凌踐。今孔林沿自周秦以來。元伯顏至山東。初意亦將發陵。已而問左右。孔子爲何人。左右言中國之聖人也。伯顏曰。旣云聖人。

義不宜掘。遂去。今議士與聖人同里去聖人之居。如是其近。乃敢爲伯顏所不敢爲。直韁靼之不如矣。謝君曰。此議既成。衍聖公皇皇不能禁。乃訴之張將軍。將軍怒。屯一軍於林下。命其隊長曰。凡有人動孔林一木札者。無問何人。立斃之。其責在我。汝無所怖。撓事遂寢。阿良起立。以手加額曰。張將軍可人。乃至是耶。謝君旣歸。遣人以席至。席固非豐。然得之於客中。亦佳。是夕。鄭夫人及素素與阿良同飯。素曰。適謝君言孔林之柏。亦將爲議士所薪。有其事耶。良曰。人心之悖。至是已極。清之康熙帝。曾躬自謁林。飲井水。瞻望詩禮之堂。彌日不去。留曲柄之蓋以示敬。且行三跪九叩首禮。夫專制之君王。固時俗之所惡也。即使惡之於聖人。何尤。今反其所爲。至憚然伐其陵樹。而不顧其心。豈專仇清亦冒利耳。妹氏爾試聽之。不過

數年黨人苟得志者。將屏孔子而不祀。吾蓋於議員之蠻天知後來之必毀聖也。素素曰。元哥來時。意氣甚盛。爲人所取。至於伏匿床下。然則黨人之轟轟烈烈。亦銀樣蠟鎗頭耳。良笑曰。古來英雄。亦有起自床下而富貴者。明之左良玉是也。良玉聞侯司徒至惶怖。亦如元哥司徒起之令冠力加拔擢。至於開府坐鎮武昌。後乃驕蹇不可制。養賊自重。不值一錢矣。素素亦笑曰。然則起自床下而富貴者。均不值一錢者耶。夫人亦爲莞然。

第十一章

明日以四肩輿出其一姬也。留一僮守候逆旅。謝君則遣二力爲阿良肩行李先行赴泰頂。且備飲膳於玉皇廟。飭道士除舍。舍鄭夫人母女。阿良得謝君榆。亦報之以書。匆匆遂行。行經岱廟。廟貌甚古。且宏壯。古木參天。

阿良曰水經注引從征記曰泰山有上中下三廟今此廟殆爲下廟前此固有遙參門卽宋真宗警蹕之地其中多柏樹云爲漢武所植今則未知其存否耳遂邇迤自大山門入東行至炳靈殿素素曰吾讀俗刻增補搜神記引唐會要云泰山有五子三日至聖炳靈王配永泰夫人一女曰玉女大仙卽碧霞元君也今炳靈殿卽泰山子乎阿良大笑曰妄誕之說寧復足據然迎面已見漢柏但二株骨立而蟠糾雖畫莫肖訪孫明復信道堂廟祝不能舉其名遂西行至延禧殿其中並祀三茅君卽漢之茅盈茅固茅衷殿前舊有元人碑中改子年爲鼠兒年申年爲猴兒年均亡不可復見見唐槐一株作龍形敷陰欹餘厥狀甚古元明以下不能有也大殿之前有石欄聳九石皆怪特中立者曰扶桑石挺然向北者曰孤忠柏古

檜數十蟠結杖柵廟人亦稱曰漢柏然年代皆不可考殿中左壁畫泰山
啓鑾圖衛士雜遝其右則畫迴鑾圖庶官衛士亦不可指數殿後爲寢宮
然上雨旁風荒涼滿目左像爲泰山淑明后然已露坐廟祝言羣兒落球
於殿頂踐后像而登屋立跌而死似稱神靈阿良曰旣稱神靈奚可令之
露坐廟祝曰董其事者無力承修耳遂入道室觀乾隆時所賜玉圭高三
尺五寸寬八寸色微青觀已同出肩輿過岱宗坊登岱從此始也入山數
里多廟觀之屬無暇紀遂停輿於斗母宮宮亦非敞中祀斗母東客堂有
廣軒開軒面小澗流泉淙淙入澗聲如琵琶山色蒼綠撲人夫人臨軒坐
素素則面山而立風日晴美映射玉人之面娉婷如仙姝阿良意斗母列
侍之羽仙恐無是眞香活色也有青年之尼僧二進而和南夫人素素均

起爲禮。遂引夫人參斗母。素隨夫人下拜。起伏之間。鉶聲琅琅。夫人似有所祝。然廟中人多見素。素美麗如仙。爭集庭墀。而觀阿良引夫人退入東軒。尼僧供饌至美。食後。予以三十金復登輿。過經石峪。卽宋陳國瑞題名處。右坪廣畝。許見古刻。字大如斗。不記姓名。年號殘毀。過半明王世懋。疑爲宋元人。而無所指實。然徂徠山之石。經校諸此。刻古勁如出一轍。殆北齊王子椿手筆也。北爲水簾崖。多題識。遂不及往。邇迤入柏洞。柏高蔽天。古綠深蒼。殆千餘年。物行數里。尙不能窮。遂經壺天閣。地曰歇馬崖。閣制鉅麗。卽明嘉靖昇仙閣之故址。乾隆十二年改建。名曰壺天。再上卽迴馬嶺山路。漸行漸斗。肩輿之製。用二人以皮帶側加肩上。輿中人亦正坐。而側上。不面上而面左。輿夫則正面嚮上。而趨石級。寬可尋丈。肩輿橫上。

而尙有餘地也。素素輿在阿良之前。風起山半。素手上羅巾爲風所捲。側撲掩於阿良之面。蘭麝之氣觸鼻。阿良久不之下。素笑呼曰。阿兄加面幕乎。胡不見還。良曰。巾中所染何香。吾不忍遽去之也。素迴面他顧。良視其半頰之絳乃逾玫瑰也。計水簾洞至此凡七里。過此馬不能登。故謂之迴馬嶺。既過二天門坊。其下卽快活三里。以此三里之地。差不磊。確行者快之一。名快活山。肩輿少停。阿良扶夫人下輿。與素素同立於松陰之下。樵婦三五見此麗人。爭集素素之旁。中有一人。竊語曰。吾泰安城中安得有此美人。果非白晝相遇者。幾疑神仙。阿良及素素皆微聞之。相視而笑。而阿良尤暢滿以樵婦爲知言。旣過雪花橋。再上爲三磴崖。東卽御帳坪。爲宋真宗駐蹕處。飛橋入雲。傍有石亭。夫人及素均下輿坐亭中。觀飛瀑巖。

瀑水懸流若濺花鏘玉而下名曰護駕泉又曰銀河素素曰吾讀馬第伯封禪儀記曰仰望天關如經谷底仰觀抗峯其爲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窅窅如無道徑遙望其人端如行朽兀或爲白石或雪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此狀天關之險耳吾道次已望見天關至此乃不之見何也阿良曰御帳坪爲飛瀑崖所遮遂不能見若更上過五大夫松或見天關耳唯至天關時妹可瞑目勿下視下視且眩姑年老尤宜慎夫人曰吾過迴馬嶺時已岌岌天關之險乃逾迴馬嶺耶素素曰馬第伯記言天門突迤如經穴中視天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組索可得而登也今石級如是寬廣則不憑組索可知母但行無恐阿良呼曰壯哉妹也衆復登輿經五大夫松松已非故作巨盤初不甚高其旁有小

茶肆沿道多乞丐。然見素，素無不停睇詫其美。肩輿西轉過朝陽洞。萬丈碑已見行四里。渴對松山兩峯夾路對峙。萬綠如染而素素以淡粧之美。人過其間。即使周昉龍眠。及不能畫矣。十八盤盡處爲南天門。其上有飛閣。當路題曰摩空石級。如繩懸空而上。夫人大驚曰。吾目眩矣。素素笑曰。適已與阿母言之。可以平安無恐。吾輩若生於秦末漢初間。烏能及此。今且閉目勿視。於是山中有數人代引肩輿移時入天門。旣升泰頂。遂至元君廟。元君之傳不一。其以爲黃帝所遣玉女者。瑤池記也。其以爲泰山神女者。博物志也。明人崔文奎獨有取於坤道成女之說。蓋岱嶽毓神上通乾象。降靈下土。故曰天仙碧霞元君也。夫人至廟。肅然致敬。於山市中已購得冥鑼。卽盥手焚香。元君象凡五尊。其中廣殿深嚴。加以鐵鎖。殿中投

花繡金錢無數。夫人及素素下拜。阿良持冥鑑焚之。微聞夫人祝曰。願阿良夫婦契合永久。阿良大驚。吾安得有妻。既見素素。中心復定。然明神在上。胡敢萌及燕好之念。心爲肅然。亦凝定其神。敬恭朝拜。遂復升輿至玉皇頂。而謝君綱紀已鋪茵疊被。且備飲食以待。夫人及素素與老嫗同居左廂。而阿良則臥於右廂。

第十二章

是夕燃燭而坐。素素欲不睡。觀日出。而夫人倦極。側身而臥於茵上。素曰。
姚姬傳作泰山記。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紅光。動搖承之。或曰。此東海也。然則日自海中出乎。阿良笑曰。此先輩之談也。海在地球之中。日在地球之外。日力吸球。使之轉耳。背日爲夜。向日爲曉。吾之所見。球海外之日。非海。

中出日也。此理至明。然中國天文家。如天官書。天文志。至謂星去地二丈。或星與星間數寸者。不知是何理也。是夜寒極。甫及五句鐘。阿良聞素素有聲。知起矣。卽擁裘立於門外。問曰。妹起而觀日乎。素素曰。吾四句鐘時。已燃燈梳掠。幸挾二裘而至。初不畏寒。阿良曰。此間有連楹之屋。推窗外。視其下。卽徂徠日輪東出。可以恣觀。於是素素披藕色之幘。中爲黑貂加紅錦之風帽。燭光悠悠。中素面如玉。阿良此時正視。不知身之在何境也。一啓戶。風力撲人。如虎。素素不禁風。竟以背抵阿良之臂。幾仰翻矣。阿良扶之。而素紅錦之帽爲風飄動。時拂阿良臉際。作響。然每拂時。輒聞異香。已而入空舍中。開軒外望。風聲仍如吼。日尙未出。忽微微見白光。一瞥。卽渺海盡處。斗射霞采。天末已通紅露。日輪之半。其赤如血。光氣所射。天

漸漸而已而漸升則徂徠諸山葱翠照眼汶水如帶亦漸漸分明山中物無不畢見日觀之乾坤亭及舍身岩紅牆一帶與元君廟之朱甍碧瓦一耀目迴視素素二頰爲風所吹益絳如玫瑰然神光煥發却無睡容讀吾書者當知在天下第一名山中攜天下第一美人處萬寂之中各秉禮防又各懷愛戀之情醺醺之味真不可思議矣忽聞夫人呼素素曰日出矣究何狀吾畏寒不能出寧非憾事此時日出風止素素小蠻靴之聲細碎奔至母寢述日出狀甚悉日加巳時廚者供飲遂命輿下山過沒字碑下素素曰此石至巨乃不知當時何從致此阿良曰或言此爲碑套其中尙有一碑見之某筆記中吾忘之矣素素曰此或逆料之詞未必實也下山絕快輿夫趨捷如風仍飯於斗母宮遂歸逆旅謝君復至而侍者亦將

行李下山。阿良再三致謝而別。

第十三章

議院既解散。黨人仍曹伏圖再舉。於是軍政執法處搗炙乃愈烈。其陰毒之偵探則僞製桑黃委任狀並挾蚨帖在勾欄中覓取無識之少年學生試與談時事。則痛斥恨程之不善。力言革命之善。僞託心膂傾吐其誠欵。於少年少年無識。又方爲諸妓迷懶得資。則大愜許之。偵探卽授以狀。遲日指授官中人。捕取檢其身。得狀則執而付之執法處。而執法處之森嚴。如泥犁也。不加訊鞠。立命鎗斃。或深黑時就處中斃之。哭聲振天。行刑者至不忍發鎗。主者令滅火。注香於囚頭。刑者就香之微光處引鎗。次則斃於行刑場。行刑場在宣武門外之火道口。草深沒人。有貧民三四十家。在

高原聞草間一路直趨白紙坊。幽慘動目。刑場有大門一。求永弗關。左側有小扉。僅通一人。刑者先至。納彈伏於門次。囚車或數輛。或十餘輛。中皆清俊之少年。反翦二臂。而革履之。系已前解。以備死時爲伍。伯脫去也。旣至刑場。少年皆面無人色。一人扶將入小門中。南嚮有小屋三楹。則藏鬼頭刀以殺人者。前此用鬼頭刀殺人於菜市。及文明時。則舍刀而用鎗。囚入竟不見刑者。而刑者已潛尾其後。引鎗近其腦。一發而立仆。每月無慮百餘人。而徐企文之死。乃血流徑丈。約計數斗。尸出時。赤身倒縛其手足。二人以長桿貫之。徐徐向白紙坊而去。而腦中之血。尙淋漓不止。斯大奇矣。阿良有同學之友徐子鵬。居老牆根。老牆鄰火道口。子鵬母壽。阿良往祝。遂留宿。謂明日遲明決囚。當破曉起觀。阿良雅不欲。顧子鵬留之不

已。乃。如。言。然。輾。轉。不。成。寐。迨。微。睡。而。東。方。已。白。子。鵬。叩。戶。趣。起。匆。匆。盥。漱。侍。者。入。言。囚。至。矣。阿。良。出。視。見。駛。隊。十。餘。按。轡。徐。行。騎。盡。則。步。兵。荷。鎗。囚。車。二。輛。中。坐。一。人。年。可。四。十。餘。似。滿。洲。人。大。呼。曰。我。伯。勝。也。國。亡。矣。兄。弟。四。人。三。人。均。爲。國。死。我。不。願。以。寡。婦。幼。兒。落。莽。操。之。手。故。起。義。於。陪。京。今。見。執。命。也。大。家。當。拭。目。觀。此。民。國。倒。底。終。始。成。民。國。否。吾。正。恐。以。篡。逆。之。事。僞。民。國。也。衆。聞。之。惻。然。阿。良。心。異。其。人。不。期。信。步。隨。至。刑。場。之。下。伯。勝。仍。罵。不。絕。口。二。人。引。入。令。跽。伯。勝。曰。我。忠。義。之。夫。將。誰。跽。也。三。數。人。按。之。不。能。得。於。是。刑。者。以。鎗。就。其。喉。斃。之。尸。仍。倒。翻。二。目。瞠。然。凶。露。作。切。齒。狀。阿。良。太。息。而。反。問。諸。徐。子。鵬。伯。勝。究。何。罪。子。鵬。曰。宗。社。黨。也。在。奉。天。立。忠。義。會。爲。恨。程。所。知。取。而。誅。之。用。以。警。衆。是。時。偵。探。之。風。乃。大。熾。而。女。偵。探。

出矣。前門之青雲閣有一三十許婦人，狀至風騷，長日飲茶於閣中。阿良貌美，時亦至閣。此婦人忽自出，名紙至而調之。阿良他顧，不視。婦人怏怏而去。明日有浙西需次人某甲，圖館於京師，爲此婦所勾留，宿三夕。忽謂甲曰：「爾謂我何人也？」甲曰：「世之瀟灑人耳。」婦曰：「非也。我甲黨之偵探，將於京師要結，强有力者入討袁軍。爾今好我，當同心以擯賊，且囑招致同志。」甲醉其色，允之。婦曰：「爾不居杭州會館耶？」館中尚有何人？」甲曰：「但一項姓婦，可署名。又令作書招杭州名士某甲。」一許之。明日巡警至，縛甲及項姓均入執法處。蓋此女偵探者，執法處爲阱以取人者也。阿良聞之笑曰：「吾幸未爲此婦所勾耳。」

第十四章

阿良在京師人多稱其能爲詩古文辭而恨程之公子彬彬能詩人爭目之爲陳思。一時老宿亦慕效二丁應劉之故事與陳思王親就西苑除舍延名流觴詠其中雖湘鄂老輩亦皆與焉中有招取阿良者良曰我雖不爲傅蝦之痛拒何晏然亦不願效丁家兄弟之開罪於子桓鄴下儘有名流何必及我素素聞之謂阿良曰臞仙何絕人已甚我聞湘中大老不日爲餞春之會於法源寺恨程公子飛柬招人聞將索人爲之圖首數及汝汝亦有意爲之着墨乎阿良笑曰湘中大老年鬢高或不自知省擇我清白之身何爲竟效劉公幹也言未已閻者入言法源寺住僧至阿良不得已出見住僧足恭能言蓋一官場中好手也盛稱湘中大老服膺先生且一公子亦願瞻仰顏色阿良漫應之住僧遂出素紙言曰初意爲餞春之

圖而湘中大老以爲春餞送春歸也。年高怕死故改爲留春之會。阿良曰。未破曉鐘春光猶在。恐留不多時耳。住僧亦笑。堅訂會期而去。素素曰。兄果爲之作圖矣。阿良曰。平生不喜食言。然此次當反吾所爲。終不爲畫。素曰。旣不爲畫。胡不力辭。阿良曰。吾不敵住僧之詔。故漫應之。是時京中文酒之會盛於一時。報中登名流詩句無數。阿良恆取誦之一日。忽得美國客卿論中國不宜共和。宜改君憲。文字警快似非外人手筆。阿良讀旣笑曰。恨程有異志矣。素素曰。何由知之。良曰。此非美國人之言。公府中諸彥之言也。共和之局海內同心。且大總統對天宣誓。萬無自食其言之理。今必託客卿之言。將以愚衆也。蓋美亦共和之國。以共和國人斥中國之不宜共和。人必咸信。人民程度之卑不足躋共和之域。漸漸易爲君憲。則

恨程化家爲國矣嗚呼夫子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今日知共和之可以自由卽不能更革共和爲君憲何者共和之佳處民不知也自由之便處民尤不知也但共和之論一宣則人人咸知有大總統之望而强有力者尤以自由爲凌弱之機械專恃有力者之自由遂不計無力者之不便實則法律不備天下良善者何一能臻於自由矧政府外共和而內專制殺人如麻痛剝天下之膚供其一擲何一肖於共和顧其和二字旣深入腦際一旦名更君憲必愕眙奔告以爲奪其自由此適兆亂耳吾思恨程必悔然無及矣移時籌安會之聲洋洋盈耳籌安會者籌共和之不安歸於君憲之安任其事者世稱六君子素素聞之謂阿良曰六君子非祥也楊左諸公爲魏忠賢所害許顯純斃之獄中世稱之曰六君子光緒戊戌

譚林諸公以保皇黨爲孝欽戮之菜市亦曰六君子今恨程欲謀帝制復用六人此六人者又稱曰六君子菜市之兆其伏於此乎阿良曰大兵在握天下必且景從而吾所慮者合肥雷公因模範團之故以共和元勳自解兵柄長日圍棋賭酒伏處不出夫恨程大將持正者僅有此人今不之壘恐大事亦未必成素素曰河間之意如何阿良曰河間有將略能戰武漢之役卷甲疾趨彈指立下漢陽若長驅渡江共和之局破碎矣而恨程嚴符切勒令歸正爲今日之地素素曰然則河間亦不壘恨程矣阿良曰譬如太宗欲得天下而褒鄂不爲用者雖有秦王之智又將如何素素笑曰大公子能爲秦王乎阿良曰未敢知也而吾方思拿破侖第一素素曰拿破侖第一如何阿良曰拿破侖所用聶爾諸將初以爲不畔及拿破侖

化共和爲專制。衆亦無言。至滑鐵盧再敗。而諸將反眼。無一堵者。素素曰。何以至是。阿良曰。弊在使貪。使詐。用人不本。以誠夫。以詐驅者。必以詐應。拿破侖方謂衆爲吾用者。利餌之也。至利盡而用義。彼貪詐者。何知義。倒戈之事。咄嗟立起。恨程此舉。吾恐勸進之表。與討逆之檄。且間日同來也。

第十六章

已而阿良之言中矣。旬月之間。籌安會壇名者已萬數。有司劾爲叛亂。而公府置不問。且曰。彼自明學理。救府不宜過問。蓋縱之使言也。於是諸節鎮咸自投入會。主會者爲湘中牛公。外間喧傳。果恨程得大寶。牛公且列五等之封。於是媚牛公者。排山捲海而至。牛公目上視。不之顧。人人爭言。牛公有福。坐待封侯。且可得巨資。於是陪京大將首先稱臣。而報館中人。

亦署曰主筆臣某某海內勸進者封章重疊狎至舉言民意如是卽天意也宜早膺大寶以靖民心而國務卿余北山獨拂衣行恨程大恨然尙強自支厲諱言其無河間入觀語及於此恨程僞駭且囁羣輩之愚堅不自承其事河間旣歸鎮而黨恨程者爭聳以危詞而河間堅不爲動恨程遂命秦自楚以全國礦產貢之某國以自堅其帝制陪京大將遂薦徐徐州可大用恨程初恨徐州置之散地且欲以危法中之顧繩檢無他罅隙得不坐此時起爲將軍府從事綜府中庶政徐州上書可千餘言大略云對內則稱帝國對外則稱民國旣爲不全之帝國又爲不全之民國實貽笑於外人又言衆言民意所歸宜登大寶然某爲人論列正閉門思過之時乃勸進表中有某姓名在內某所不知則言民意者僞也書稱大元帥而

不稱陛下自署名而不稱臣恨程見之持示王賓侯盛稱其直然府中寶輦成洪憲年號出矣素素閱報笑曰古之帝王必正位而後改元今乃改元而不正位此古制所未聞亦更例所不載然較之始建國如何阿良曰始建國王莽年號也正於此不同素曰一一皆肖新室兄何言不同阿良曰妹試爲我指述之素素笑令侍者淪茗乃言曰師與友有別乎良曰無別素曰莽以大司徒馬宮爲師疑故少府宗伯鳳爲傅丞博士袁聖爲阿輔京兆尹王嘉爲保拂謂之四師此非嵩山之四友耶良笑曰然素曰莽時已受茅土者公十四人侯九十三人伯二十一人子百七十一人男四百九十七人凡七百九十六人以今日之封五等爵者不擇人而祚以茅土數亦過二百雖不如莽之甚然不遠矣良笑曰然素曰莽時置九卿分

屬三公。每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元士三人。凡二十七大夫。八十一
元士。非今日各部之置。上士中士少士耶。良笑曰。恐不如新室之多。素曰。
不然。莽更名秩。百石曰庶士。三百石曰下士。四百石曰中士。五百石曰命
士。六百石曰元士。千石始曰下大夫。然則天下之庶官皆士矣。良大笑曰。
此外尙有同乎。素曰。有莽改長安曰常安。今改大清門曰中華門。亦正類
是。良曰。以清易華。在民意中。尙無大戾。素曰。恨程之公似勝於莽也。良曰。
何謂素。曰。近日粵東人。有自承爲袁氏。同宗者恨程不可。莽則曰。姚媯陳
田王氏。凡五姓者。皆黃虞苗裔。予之同族也。書不云。惇序九族。其令天下。
上此五族。名籍於秩宗。皆以爲宗室。世世復無有所與。然則以恨程較莽。
似勝矣。良曰。莽以漢高廟爲文祖廟。恨程似未及此。素曰。未卽眞也。良曰。

吾曾聞恨程立金匱書嬗者之姓名莽則未聞素曰大總統禪位皇帝則嗣位本不用此然莽聞漢氏高廟有金匱圖策自往受之其事亦略同於是相與大笑者久之

第十七章

此時恨程爲列強所梗未敢卽眞然疑京僚中有梗者人言岳采者梟雄不可制私通黨人將謀不利恨程怒卽令禁軍檢錄其家乃無所得而言者不已禁軍復至采大怒盡舉箱簏傾之於門外以示無他巡士守之幸不爲人所取其姪人則奔出拾其貴要之物言曰爾不之欲我懷之而逝於是檢拾得一簏命車而去采出視曰遁乎命衆檢餘物自以車追之遂至車站南下渡海自仰光入雲南舉義矣警報至京師恨程夷然以爲

疥癬之患。傳檄川楚桂粵。以軍討之。已而黔軍起。遂與滇合。粵軍至半道。爲黔滇二軍要截。於是粵亦獨立。政府議討。然餉糈不繼。而滇軍已漸漸窺蜀。乃發大軍西行。蜀帥接兵。陰與義旅聯和。其對中樞。則陽浮道也。此時强者稱討逆。持兩端者請退位。卽當時勸進良殷者。亦反顏駕聖主爲篡賊。朝士遂極言不能戰。宜去帝號。於是恨程悟。乃下令曰。民國肇建。變故紛乘。薄德如余。躬膺艱鉅。憂國之士。怵於禍至之無日。多主恢復帝制。以絕爭端。而策久安。癸丑以來。言不絕耳。予屢加呵斥。至爲嚴峻。自上年時。異勢殊。幾不可遏。愈謂中國之體。非實行君主立憲。決不足以圖存。倘有墨葡萄之爭。必爲越緬之續。遂有多數人之主張。恢復帝制。言之成理。將更士庶。同此惄忱。文電紛陳。迫切呼籲。予以原有之地位。應有維持國體。

之責。一再宣言人不之諒。嗣經代行立法院議定。由國民代表大會解決國體。各省區國民代表一致贊成君主立憲。並合詞推戴中國主權。本於國民全體。既經國民代表大會全體表決。予更無討論之餘地。然終以驟躋大位。背棄誓詞。道德信義。無以自解。掬誠辭讓。以表素懷。乃該院堅謂元首誓詞。根於地位。當隨民意爲從違。責備彌嚴。已至無可諉避。始以籌備爲詞。藉慰衆望。並未實行。及滇黔變故。明令決計從緩。凡勸進之文。均不許呈遞。旋即提前召集立法院。以期早日開會徵求意見。以俟轉圜。予憂患餘生。無心問世。遯路洹上。理亂不知。辛亥事起。謬爲衆論所推。勉出維持。力支危局。但知救國。不知其他。中國數千年來史冊所載。帝王子孫之禍。歷歷可徵。予獨何心。貪戀高位。迺國民代表。既不諒其辭讓之誠。而

一部分人心。又疑爲權利思想。性情隔閡。釀爲厲階。誠不足以感人。明不足以燭物。予實不德。於人何尤。勞我生靈。勞我將士。以致羣情惶惑。商業凋零。撫衷自省。良用瞿然。屈己從人。予何惜焉。代行立法院。轉陳推戴事件。予仍認爲不合事宜。着將上年十一月十一日承認帝位之案。卽行撤銷。由政事堂將各省推戴書。一律發還參政院。代行立法院轉發銷燬。所有籌備事宜。立即停止。庶希古人罪已之誠。以洽上天好生之德。洗心滌慮。息事寧人。蓋在主張帝制者。本圖鞏固國基。然愛國非其道。轉足以害國。其反對帝制者。亦爲發抒政見。然斷不至矯枉過正。危及國家。務各激發天良。捐除意見。同心協力。共濟時艱。使我神州華裔。免同室操戈之禍。化乖戾爲祥和。總之萬方有罪。罪在予一人。今承認之案。業已撤銷。如有

擾亂地方。自貽口實。則禍福皆由自召。本大總統本有統治全國之責。亦不能坐視淪胥而不顧也。方今閭閻困苦。紀綱凌夷。吏治不修。眞才未進。言念及此。中夜以興。長此因循。將何以國嗣後文武百官務當痛除積習。黽勉圖功。凡應興應革諸大端。各盡職守。實力進行。毋託空言。毋存私見。惟以綜覈名實。信賞必罰。爲制治之大綱。我將吏軍民。尙其共體茲意。此令阿良從政治官報中得讀其文。遂攜示素。

第十八章

素曰。陸宣公興元奉天罪己之詔。雖驕將悍。將讀之無不流涕。德宗固非令主。然知制誥者爲宣公。故能動人至此。今吾讀此文。似皆諉過於人。非復罪已。尙處處以民意爲言。其果眞民意耶。阿良曰。有人謂製造民意。眞

知言哉。天下懷謾之人雖矢日誓天人亦無動者。言不由衷也。本無感人之誠人焉得感。且所謂民意者吾亦知之外省之代表多半廢員有留京數十年竟能知本省人民之意旨謂之製造民意。吾謂尙不之肖當曰搶刦民意方爲近之廢員之冒爲代表猶未之奇。中樞尙欲一網打盡天下知名之士稱曰碩學通儒使之投票試問果名爲儒有自稱通果真爲學有自稱碩者乎。內務部以巡士強以部令投寓公之家。刦之尅期投票於是依草附木者雖目不識丁亦可以夤緣之力自薦爲通儒迨投票後而通儒各自寧家毫無所得亦足悲矣。素曰各省之代表如何。良曰此中有幸不幸之分。强有力者得參政五百之月薪無能者僅仁壽堂領袖延之一飯而已。素曰領袖何人。良曰海皇帝也。良旣不道其人。素亦不問自此

令發後。意天下可以寧戢。顧乃不已。名雖停戰。而退位之牒。紛至沓來。於是起合肥雷公。長陸軍部。以余北山。長國務院。尋北山讓諸雷公。副總統者。力辭武義親王。於是亦出而就職。然天下之議。咸曰。總統既爲皇帝。則總統之名位。撤矣。非衆推戴。不能更爲總統。往反爭執。而蜀楚二帥。亦反顏爲討逆之檄。於是恨程怒極而病。且大漸。然交通銀行銷蝕者已不貲。錢幣大荒。達官士流。爭避地析津。京師瞬息亂作。鄭夫人大驚。立時痰壅。且殆。素大哭。良略定。遂延醫生進藥。出痰一堅塊。然氣息僅屬矣。素所居本饒花竹之勝。夫人窗外有垂楊三株。長條拂於朱闌之上。朱闌曲折直通。至月門之下。門內奇石數方。環以棠棣之華。花密竹數行。文窗窈窕。則素臥室也。積書盈屋。複室凡五楹。近垣處爲老嫗及小婢二人所居。有小

門通於夫人之寢而外視則隔一花牆。夫人窗外有平臺周圍可丈許。環以小小扶闌。闌外小池一畝。新荷已長。時四月垂盡矣。池旁亦翼以扶闌。出小門。門外書室四楹。槐樹二株似百年。以外物四楹中唯一窗。見天餘皆爲槐陰所蔽。對面復一月門。有牡丹三十餘株。殘矣。牆上皆薜荔。中有廣廳。旁有二暖室。則應元來時所居者。阿良長日均在夫人之室。助素素煮藥。並扶掖夫人。視之已同小偶。夫人偶有所需。必呼二人。彼此奔突。而前動至相觸。然素素三日以來。梳洗盡忘。然秀髮仍整整如沐。容光雖減。而愁中益露。風神是時醫言。脉症皆殆。旣非感冒。殆由心病所致。素聞言泣不可仰。時爲四月廿九日。已過三更。夫人微醒。趣阿良外出。而素則退入夾室。燈光隱約。中似見素臨鏡而掠其鬢。又聞盥手聲。鉗聲。微觸銅盆。

作響。良忽忽自出。輾轉不能寐。迨聞夫人室外有纖步之聲。阿良初疑爲鬼。則潛出偵之。見平臺上有小兒。燭光瑩瑩。爐香馥馥。素泥首地。上喃喃默祝。起時淚如綆糜。自解羅襟。袒其半臂。臂瑩潔細膩。如煥玉。右手握小刀。其白如霜。良二股顫不可止。知素將割臂奉母矣。然不忍視。又不敢突前。勸止。阻其孝思。俗言孝女割臂爲人所覬。則爛不可止。遂閉目而歸。亦焚香於爐。長跽禱天。謂少孤無依。姑卽母也。今姑病。妹單覩之心。恫果上天。垂憫者妹臂肉。一進姑當霍然。於是叩頭者再。竟通夕無寐。遲明卽至寢門。而素已前起。方低聲呼嫗熬粥。良入見素面色微喜。而左臂上似有包裹。良急問曰。今素微笑曰。晨來有起色矣。良以目視天。曰。上帝固有靈也。終不露聲色。言其剖臂事。少須聞夫人起。旋又微聞索粥聲。而素往來。

蹀躞甚匆匆。良不敢入。但微咳以示意。夫人曰。窗外微咳者。良乎。良曰。然。姑愈乎。夫人曰。汝試入視。良入見。夫人擁單衾而坐。精神已稍復。良曰。進粥乎。夫人曰。甘甚。病中第一次嘗穀昧矣。良曰。新愈不宜多食。防食積也。夫人曰。宵來甚憊。吾身似時時爲風飛颺而起。而一落丈餘。復自捫枕席。則仍臥於榻上。顧乃不能發聲。髮鬚中似有人坱。吾耳言孝女。封臂汝此藥。當立愈。吾奇駭。仍不能言。又髮鬚中見素兒以湯飲我。湯入胸膈間。似有清氣貫穿而下。四肢暢然遂沈酣而睡。醒時疾乃若失。素兒果封臂療我耶。良以目視。素素亦以目止之。似豫知良之窺已者。實則素心無主。防人猝洩。又與良同心模糊。中似謂已商之良者。故倉卒中立成此態。良則以爲素已見己內窺。故以目止己。彼此雖各誤會。然皆誠感也。夫人語時。

視素忽御夾衣。左臂上似有物墳起。卽含淚不言。揮素令出。謂良曰。汝亦知老身之意乎。吾始病時。見爾情態似喪。爾母者。往來奔走如狂。吾雖在昏憊。有時亦了了。見爾躡步於吾榻前。顏色莊而且慄。色莊者敬若妹也。慄者防吾死也。爾二人不惟有義。而且有禮。吾於碧霞元君座前已允以素素嫁汝矣。良聞言立跽而叩謝。夫人笑曰。癡兒。汝起立尙有後言。良遂就夫人而坐。以手摩夫人之背。夫人曰。我有私蓄黃金四十觔。所以不動者。予素兒其餘產三萬金。皆人所共見者。當留以付應元。我幸不死。汝當成禮。然待吾少愈卽行。唯大總統果不諱者。京師得毋亂乎。良曰。有合肥在。聞合肥已集下級軍官宣誓。決不更兆。壬子元夕之變矣。夫人笑曰。如是我心慰語。至此素奉燕窩入。夫人語止。

第十九章

大總統之疾日革。而外間之謠謬日紛。前門車站。行李車之高如堵牆。其初警署格之不聽。行已而縱之。於是朝士之奔避。析津者如流水。外人居奇斗室之貸。動至數金。而木石大興。全租界中皆丁丁斧鑿聲也。五月初四夜。大總統疾卒於西苑。舉城皇皇。然而合肥聲色不動。已豫收羽林之槍械。託言放假。縱兵出遊。則潛收其彈。而消防隊者又各有身家。不願爲亂。一面召親信之第一軍駐南苑。部勒其進止之地。以資鎮攝。於是京軍貼然。南皮與東山密議。如法以副總統入主大政。通電諸帥。於是舉義之各節鎮聞耗。皆止兵。中樞議復憲法。召集國會。初意以議員前此之放恣無檢。宜改選。而涼唐二鉅公以爲不可。是時甲黨之議員。已大集於滻上。

議聯邦之制度。力殺大總統之威權。俾帝制永不復。於是唐君聯合南北之意。函電繩屬。卒如唐君議。仍以舊議員歸國會。而甲黨之人。遂陸續入京。黨魁人人圖自立之地。遂進爲國務員。而黨人亦懷連茹之恩。各謀爲司長科長。仕宦之途。乃開闢如馬路。恣黨人往來。然桂粵二軍。仍大博於南中。粵軍死戰不聽闌入。而自謂義師者。仍鑿撲不休。政府乃極力和解之。給與軍費。力令休兵。而山左之軍。仍蜂屯蟻聚。刦質焚殺。匪所不爲。有外人爲之後効。威乃愈肆。然恨程新殞。百政棼如不能討也。但有議予軍費。令其勿擾。然刦殺富戶。其害甚於椎埋也。恨程之喪。將歸彰河。城中列隊送之。而南苑中陳設之寶器。一空矣。時夫人新愈。阿良得妻。雖未成禮。而中心之暢美。酣足如證大羅金仙。聞恨程大殯出城。亦往車站觀之。

萬頭如蟻。洋人憑城拍照。狀與德皇奉移時無少差別。聞車人言恨程諸公子移內中之寶貨至萬餘篋。行李亦云多矣。阿良太息而歸。見家中燈火輝煌。則應元已至。問何以遲。則言病於滬上。幾死。阿良爲之稱賀。是夕夫人命置酒。四人同坐而飲。素素曰。兄此來想有政見。能少吐其蘊蓄否。應元曰。我輩議定。非聯邦不可。素素曰。如德國之聯邦乎。吾華安能有此程度。應元曰。妹不知也。吾今以實際語爾。甲黨之人。無慮十餘萬。如何安厝。其初求黨人之盛。則不得不瑕瑜雜收。迨羽翼既成。則宿豪大猾。匪不入我黨籍。此輩利用之。可以揚波而助瀾。苟無以喂養其人力。又足以反噬。當日黨魁席卷巨款。豈皆坐擁重貲。亦藉以贍無所事事之黨人。使帖耳就其驅遣。若使吾黨中僅得一總長。一省長。尙無安插之方。必行聯。

邦之制。凡每省行爲使中樞。不敢過問。一旦督軍省長落吾輩之手。一切州縣均予黨人卽平日供指揮任喙噬亦得噉飯之地。此所以必行聯邦制度。則吾黨方有吐氣揚眉之日。素素曰。如此。則二十二行省分爲二十二國。於每國中又分爲無數小國。人心不一。號令無紀。如何可敵外人。應元曰。此時但救黨人之窮。寧恤大局之陷。素素曰。中國平時統一。忽言聯邦者。寧不駭人聽聞。增人攻訐。應元笑曰。此易辦耳。言聯邦則人駭聞。若隱加省制於憲法之中。則事迹隱伏。足以愚弄天下。素素曰。省制加入憲法與聯邦何涉。應元笑曰。妹乃大愚。定省制者奪中樞之權也。省制定使中樞不能干預。聲言賦稅歸陸軍部。養兵至地方。雜稅則省議會及省長主之。可以爲無限制之加賦。可以向外人自由借款。又可以自練兵警。素素

曰。然則仍諸侯之制。應元曰。必如此。則吾黨始有權力。進可以戰。退可以守。加入省制。卽爲聯邦。阿良大笑。曰。元哥樞畫如神。但問今日督軍。元首能否解其兵柄。使帖耳伏處散地。應元曰。驪仙可云書生之見。北系軍柄。所握在合肥之手。吾黨議定。舉合肥爲副總統。則解其政柄。及兵柄。名尊勳伐之人。隱寓攘斥之意。先令南中偉人長陸軍。則北系無能爲力矣。阿良曰。國務總理旣罷合肥。更當誰屬。應元曰。以民國元年之舊總理爲之。則物望當洽。政柄兵權旣歸吾有。連帥逐漸更易。如此者。天下大柄歸甲黨矣。素素曰。金陵徐州恐未易搖動。應元笑曰。自有神算。此時且不能言。阿良與素素相視而笑。而夫人則懵然一無所聞也。

第二十章

明日甲黨之同輩凡十人。吾書稱之曰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此十人一入門。卽大呼言。三年不到八大胡同。而班中人物。乃更換無數矣。今夕韓家潭葉鑾鑾家一局爾當一行。應元曰。夜來與表弟同飲酒。逾其量。頭岑岑然。恐不能出矣。戊曰。孫水簾近日於部中斥去數十人。易以我輩。而見斥者。云將訴之平政院。鼠輩敢爾。非以手鎗炸彈。與之從事。彼輩寧能懼耶。應元曰。此等舉動。在吾輩不得勢之所爲。今各部咸有吾輩。一出此轍。恐大事轉爲之壞。辛曰。何懼之深。雲南煙案。天下洶洶。集矢於章堯正。而堯正能以辨才自脫。今內務部區區易司員數人。而舊官僚反有責言。吾已告之丁大全先生。就中取事。力挽孫水簾。勿令辭職。且力攻平政院。不應受懲訟。長日與之撓亂。凡政府有所舉措。吾黨中人必於議會抗撓。

之。使之。不得。展布。而合肥。必。不堪。吾擾。吾則。以人受代。亦可。得志。戊曰。代者何人。且宋繼禮已負氣。南下。吾黨中實無人可堪。此席丁曰。無傷。但能去。合肥。則眼中之釘已拔。金陵。徐州可以計取。此時楚越二帥爲我同志。外援大有。人在不愁。無人庚曰。合肥爲衆望所歸。何以得去。丙曰。合肥秘書長徐。徐州相依如左右手。今聞奉先先生將彈以七大罪果。徐州去。則合肥。勢孤。必不能更居樞要府。果自請辭職者。則是吾輩得手之一大關鍵。己曰。聞崑崙先生言。奉先先生之彈劾不行者。更提彈總理之案。今且看水簾先生能否去位耳。水簾先生慷慨慈祥。一到部。卽挪動公欵二十餘萬。周恤黨人之無食者。此等仁人用心而樞府不知用之。斯大奇也。壬曰。豈惟水簾先生如桑先生之請欵二百餘萬。亦正爲吾黨博濟之需。吾

笑前清官吏。明明愛錢。必以廉自飾。吾甚鄙其僞。大丈夫需錢。自向樞府索之。黨儕既張。孰敢抵撫。吾所最恨者。孔子耳。自有孔子。吾黨中百事咸不能爲。不曰禮義。卽曰廉恥。然則桑先生之索欵。及水簾先生之抗不辭職。亦將謂之無恥乎。聞吾黨中提議。斥駁孔子。不許爲國教。是也。豈惟國教。不應存孔子。卽學校中修身一門。亦不宜用孔子之書語。至此阿良適行過庭。心低頭而趨。甲曰。此何人。乃無禮。吾黨議員爲神聖。不可侵犯。乃不正視。何也。應元曰。此吾表弟王臞仙。丁曰。旣云表弟。尤宜與我爲禮。乃傲狷至此。當批其頰。阿良聞言。止步內顧。曰。諸君醉乎。然不醉亦狂。孔子可以得罪。臞仙頗難。加以無禮。十人中丁丙最有力疾。起撲阿良。阿良以兩指點其穴。二人均吐沫而柴立。八人欲前。應元力止之。曰。諸君不

知吾弟有張三丰之祕術。八人當無一勝者。卽謂阿良曰。弟宜爲我解之。阿良微笑曰。此小懲耳。爾輩將來當受天下大創也。言已復以手各按其穴。立蘇。阿良長笑而入。衆相視無聊。因各散去。

第二十一章

夫人病後體力漸健。急思爲素素成禮。因召應元謂之曰。若伯父無兒承繼者。唯汝。汝幸有田產。乃以運動議員之故。費去其半。今吾所剩者。小站田五頃。南苑田十頃。廊房店屋二區。悉以予汝妹長矣。當嫁。吾無當意者。唯阿良賢。吾已許之矣。應元畏阿良如虎。則諾諾稱是。夫人曰。此月中吾爲二人成禮矣。應元曰。善。出與阿良稱賀。是日。素素在複室中。聞夫人言。淚落如雨。哀念母婦。且身將嫁。夫烏能割舍。吾母幸阿良孤另。或能就贅。

依母而居也。逾十日，綺席張矣。阿良謂應元曰：「吾兄嫁妹，禮應使交遊知之。然甲黨議員皆偉人，吾不欲攀不告之可也。」應元知其不可，然膽懾阿良，匪不承諾。夫人久嬌阿良，高抗不肯下交，而應元又不敢召客，故吉席中頗寥寥。而阿良轉引以爲適，是日行禮，黜新而崇舊，素素仍冠服。阿良常服禮畢，同入洞房，卽素素臥室。阿良平日所未嘗窺足者，銀燭高燒，斗帳下垂，壁上懸趙松雪鳳凰初日圖，萬松積翠湖水鑿澈畫樓重疊朱闌宛曲，在濃春老綠之間，觀之令人神往。古琴二張，裝以蜀錦，案上端硯數方，有玉琢東方曼倩一高可八寸，几席皆韻，二婢侍素素左右。阿良入而拱揖，素素亦起令婢進卮酒。一婢鈎流蘇之帳，茵褥爛然照眼。阿良曰：「妹氏臂創平矣。」素素色微動，曰：「兄何由知之？」阿良曰：「同在驚悸忘魂之時，胡

能不留意至此。素素曰：然則臞仙窺我矣。阿良曰：方吾歸寢時，心憂如搗。姑非吾姑，直吾母耳。天下安有心知其母之危殆而能貼然就食者？於是輾轉不能成寐。聞院中有聲，吾已心疑。妹之行禱矣。不期啓關出視，則妹方袒臂，右手執白刃，如霜。吾心膽皆落，義不能冒進，而力阻情又不忍坐。觀急掩扉而入。心中如受小石，敲搗通夕，未能睡。遲明入問姑氏，則疾霍然若失。妹氏面黃如蠟矣。姑述夢兆，吾不敢證實其言。妹當知吾此時心中之悲喜也。素聞言，愀然曰：此何足言！吾母仁慈，自得鬼神之佑，人子報恩如石之墳海，烏敢遂期其滿？惟後此時光，兄當不遄歸故里，遺我老親。於此歟。阿良曰：我江左無家，惟姑氏是依。後此一切聽妹調遣，左右無不如命。王臞仙生爲素妹，脚底之人當終身供汝奔走，無敢有絲毫不愒之。

意。素微笑曰。男子之心。難測。良亦笑曰。若爲甲黨之議員。或難測。若臞仙者。一遇此天仙之妹。氏百練剛方爲繞指柔。甯敢萌異志耶。素吃吃而笑。

第二十二章

是日。應元以素素吉期。乃不入衆議院。明日。衆大集議省制。而乙黨中雅不欲。甲黨則四出招攬。不同黨之議員。怵以後來衣食之計。謂吾輩以金錢手槍之力。得此議員。若三年期滿。還鄉賦閑。將何以自遣。若省制一定。則議會之權力。中樞不敢過問。可以惟我所爲。吾黨以舊議員之資格。歸作省會之議員。或入董事會。牽掣省長之臂。吮吸平民之膏。卽爲吾黨人永遠之基榦。且借款無禁。練兵無禁。加稅無禁。一旦中樞責問。可以置之不理。卽欲伸討。一紙之檄。聯合各省黨人。仍可借革命爲辭。號令天下。今

若聽彼乙黨穩健之談。是自拋其利。永無飯地矣。是時各省議員有鄉居之訟。師有山城之土棍。以威力屈抑平民。令之投票。其愚者不知議員爲何物。懾於淫威。不敢不投。其黠者爲舉鄉送此兇蠹於京師。可以不爲一城之害。亦樂爲投之。此輩醉利如蠅。之附羶蟻。之抱糞。但知有利。烏知有國。一聞甲黨危悚之言。則心中喜悅。此時投票已近三分之二。却少一票。於是再投。復短三票。甲黨大怒。厥聲洶洶。乙黨中人出言無効。而嗤然一聲。墨盒至矣。於是案上之墨盒飛舞如流彈。其中有所謂馬鞭子支那鬼者。尤咆哮。勃呼曰。非打死留短左。不能竟吾儕事。時院中之座處。本以小鐵條貫之。奉先先生力拔之。不能出。而留短左者。適出。於是萬拳交下。乙黨中同仆者數人。議場乃大亂。有劉姓者。絕博碩肥腯。自講臺中爲

人推跌二足上仰以首抵地如歐西之眩人亦異觀也是日乙黨創者數人遂赴檢察廳請起訴廳外車馬如流水均證人也然甲黨岸然不之懼謂吾以手鎗炸彈得議員自應以拳頭腳尖成省制且黨中有智多星爲主持而議院尤爲神聖不可侵犯之禁地卽毆死數人亦斷無取償之理則仍大笑乙黨之無用然而徐州奉天之電已至醜詆議員至於極地甲黨相視無如何也已而二十二行省之電繼至其詞氣如父之詔子而甲黨尤相視無如之何也阿良一一聞之一日午餐時與應元閒話曰吾聞院中彈劾查辦之案積疊如山何以不彈二張且有彈劾總理之案何以久久未發英雄舉事固先審量而不輕於舉動然跨下之辱至矣舊日之手鎗炸彈乃爲四百元洋錢所禁勒耶神聖人之局量能屈能伸眞令人

不可測度。且省制如何。曾有無限期之加稅乎。有自行練兵乎。有自行借款乎。各政團之調停者。乃能抑諸大偉人。進取之志乎。應元漸沮不能答。阿良視素素而笑。素曰。元哥吾家世忠厚。卽哥哥亦未嘗有不檢之行。爲與過則之舉。動所慮者爲彼黨勢力所懾。隨人步趨。殊不值也。吾明知哥哥之得舉。憑彼黨之勢力。然所費金錢已屬不少。但憑金錢亦可得。選何必寄人籬下。卽彼黨中亦頗有明理達用之人。顧所收錄者瑕瑜雜進。其始謂黨人多。則勢力盛。其究轉因黨人之不率。反滋黨中之累。卽彼黨人之要索巨款。豈盡飽入私囊。顧要脅者多。勢不能不拋其廉恥。以自救骨。纔投衆狗。皆爭吾知偉人。卽得巨款。亦不能獨享。至外間云。得此爲第四次革命之資本。妹則心笑其愚。革命之軍。可以數十萬金畢事耶。黨人

無識。又無能力遣散黨徒。蒙恥。要求此。真到無可奈何地位矣。語次。應元羞不可仰。忽侍者抄得地方檢察廳批示一紙。阿良取而讀之。曰。狀悉。本案發生之初。有人先訴被毆。而被告者復行告訴。本廳恐未明眞象。一再派檢察官帶同檢吏前往兩遭住所。檢驗傷痕。劉崇佑等四人之傷。一驗遂明。其始陳策等九人多託故不肯受驗。有辭以避風。而人終日不在家者。有檢察去後。而復以電話來請檢驗。近於戲弄者。至再至三。然後得檢驗完畢。於是檢察官雙方傳喚。詎料該議員等始而一律抗傳。並有二三人。於傳票上填註法庭不能干涉及逮捕等語。事屬無知。本廳亦未以爲奇。迨真正請求逮捕等之文發行後。該議員等始陸續到廳就訊。本廳猶慮訊問稍涉偏倚。曾先派員實地勘驗。當日毆打毆損情形。又平心研訊。

兩造傳集證人多名。迭次詳鞠。卽慮真象不明。非一秉至公。何能如是。業經於十日前。將偵查終結情形。分別當堂諭知在案。茲該議員等。於起訴七日後。乃續行狀訴。臚列多人。於被告欄內。請求再行傳喚起訴等語。殊堪詫異。須知檢察官起訴。必分曲直。旣依職權辦理。則依法采證。各有權衡。照章亦無何等之限制。詳核該議員所訴各節。與原案事實。諸多不符。未便准如所請。除犯罪者之事實。業於前日起訴文內詳述外。茲尙有各種理由。再行分別。予以說明。一議員陳策。雖據供稱。被張金鑑。籍忠寅。毆打。然經本廳檢驗。並無傷痕。查刑律。傷害之構成。以被告人有傷爲斷。旣係驗明無傷。該議員所稱。被人毆打一節。實屬毫無根據。二議員張我華。曾經本廳驗明。左手背有指甲抓傷四處。右手第四指有指甲傷一處。據

稱被籍忠寅劉崇佑所毆。查當時衝突情形。籍忠寅劉崇佑被多人叢毆。籍忠寅被陳策毆打。又被鄧天乙用腳踢倒在地。劉崇佑在演臺前速記席欄內被多人叢毆。以兩手遮護頭部。見各證人供述中。據此情形。籍忠寅劉崇佑方自衛不暇。斷難再有毆人之事。實該議員所稱被籍忠寅劉崇佑抓傷已屬矛盾。故伊所舉之證人亦無庸爲之證明。三議員葉夏聲曾經驗明。左眼皮有最輕微劃傷一處。始則狀稱訴被劉崇佑陳光燾所毆。繼則供稱陳光燾一人所毆。姑勿論。前後供詞自相歧異。且傷痕在眼皮近下。如果爲他人所毆。試思。毆人者。烏有在眼皮上僅用指甲一劃而止之理。是該議員之傷非他人所毆。顯而易見。而檢驗吏亦確能指明其非被毆也。四議員陳時銓曾經本廳驗明。右手背有指甲劃傷二處。無如。

本人到案後曾經出具切結聲稱不知被何人所毆而加害之人既不能證明爲誰是無真正被告人存在而在陳時銓往日亦未指出當場助勢人之範圍檢察官何從根究據上述理由該議員等或則驗明無傷或有微傷而檢驗吏證明非毆打所致且本案早付公判自應無庸置議至續行補訴案外多人實屬橫生枝節未便照准合行明白批示此批阿良讀竟素素歎曰青天也應元色如死灰素素曰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議院爲天下立法森嚴之地議員卽立法之人今乃下同村愚借端抵賴爲官中呼之曰該殊不值一錢吾鄭氏清白之家兄亦當知自愛言次聲色皆厲應元不應下淚曰吾脫黨矣

巾幘陽秋



民國六年八月出版

申幅陽秋一冊

定價大洋三角

著作者 閩 縣 林 紓

發行者 中 小 說

上海海南成都路
中華新重慶路
編譯社

禁止翻

權

印並不

許轉載

所
有
版
權
歸
著
者

代發行所

上海望平街
中華新報
編譯社

上海四馬路
中華書局

館

各地經售處

中華編譯社
香港廣東
山東江西
東三省
小呂宋
支那
部



紅葉題詩古稱佳話不謂千百年後尙有此一段

風流豔緣全書結構惝恍迷離自始迄終句烹字

鍊文字亦香亦豔情節卽色卽空千般旖旎迷蝴蝶

之魂萬種存溫幻鴛鴦之緣仗婆心苦口作暮

鼓晨鐘名雖豔情說部實則警世妙文至於布局

之離奇形容之精細猶其餘事也業已出版全書

十萬餘言洋裝一厚冊定價洋六角總代發行上

惟一著名

余之藝史

爛柯先生撰

先生良史才也上自國家之史下至

房帷之史匪不以錦心繡口出之豈特如班之香如宋之
鑿而已先生病今之小說家每以情字誤人思有以正之

乃有此作使人讀之而知吾之所得情者決非庸人之情
更非近今小說家所述之情蓋先生善寫高尙之情者也

無情之情是爲眞情此作近矣先生著作服膺者正不知
幾千萬人弗庸贅述而是之價值尤爲諸名家所推重咸
於序跋題詞中見之書經蔣著超先生校訂精慎無匹洋
裝一厚冊定價大洋三角八月十五日初版發行凡於出
版前向本部訂購者每洋一元得購本書八冊（以本社
爲限代售處不預爲訂購）欵用郵匯收到卽復特此預告

發行者上海

都南
路成

中華小說社啓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1871B

813.857
211

